

漢語與漢藏語 前沿研究

丁邦新先生八秩壽慶論文集

【上卷】

FRONTIERS IN THE STUDY OF SINITIC AND
SINO-TIBETAN LANGUAGES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Ting Pang-Hsin on His 80th Birthd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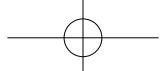
何大安 姚玉敏 孫景濤 陳忠敏 張洪年 主編

Edited by Chen Zhongmin, Cheung Hung-Nin Samuel,
Ho Dah-An, Sun Jingtao, Yiu Yuk-man Carine

出版時間：2018年12月

出版地：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SSAP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漢語與漢藏語 前沿研究

丁邦新先生八秩壽慶論文集

【下卷】

FRONTIERS IN THE STUDY OF SINITIC AND
SINO-TIBETAN LANGUAGES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Ting Pang-Hsin on His 80th Birthday

何大安 姚玉敏 孫景濤 陳忠敏 張洪年 主編

Edited by Chen Zhongmin, Cheung Hung-Nin Samuel,
Ho Dah-An, Sun Jingtao, Yiu Yuk-man Carine

出版時間：2018年12月

出版地：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SSAP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目 錄

CONTENTS

上 卷

雪霽高松

Professor Ting Pang-Hsin: An Appreciation	South Coblin (柯蔚南) / 003
大師的身影：我所認識的丁公.....	張洪年 / 005
雪霽高松	
——丁邦新先生學述.....	何大安 陳忠敏 / 009

上古漢語

談上古漢語“謂之”、“之謂”結構	梅 廣 / 013
論“艘”與“屆”的語言關係.....	楊秀芳 / 028
古文字字形結構保存的古代語法信息.....	楊榮祥 / 041
上古漢語單音節雙音節形態構詞規則.....	鄭張尚芳 / 049
The Original Function and Meaning of <i>Qi</i> 其 as Reflected in the Language of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Ken-ichi Takashima (高嶋謙一) / 059

中古、近代漢語

唐詩中的“不論”和“無論”	王雲路 方一新 / 091
《韻詮》五十韻頭四事	平山久雄 / 103
音韻與人品.....	何大安 / 111
波斯文《脈訣》中的漢語音譯.....	沈鍾偉 / 122

漢語與漢藏語前沿研究——丁邦新先生八秩壽慶論文集（上下卷）

漢語音韻學史的幾個基本問題.....	姚榮松 / 135
東晉南朝吳語的“鐸”*taiŋ字和現代閩語的“鼎”*tiaŋ字.....	梅祖麟 / 149
脣音增音分化類型研究	
——輕脣十韻的特殊條件	陳貴麟 / 154
語言接觸與中古譯經語法研究.....	遇笑容 曹廣順 / 167
唐詩一字平上兩讀而義別問題補論.....	劉子瑜 劉宋川 / 175
“來”和“去”小議	蔣紹愚 / 195
A Hybrid Question Form in the <i>Zutangji</i> 祖堂集	Anne O. Yue(余靄芹) / 206

現代漢語

關於文白異讀的再思考.....	李如龍 / 231
中國的反切秘密語.....	李 藍 / 240
“聲”與“音”的近義辨析：詞義與認知概念的關係	洪嘉辭 黃居仁 / 256
“一音一義”與漢字不廢	孫景濤 / 278
三段式句內排比句的時長分析.....	徐坤宇 石 鋒 / 291
漢語方言與少數民族語言相互關係例說.....	張振興 / 318
語法研究的新視角：語言信息結構.....	陸儉明 / 327
輕動詞與現代漢語的新型使動結構和意動結構.....	黃新駿蓉 / 356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漢語方言研究.....	詹伯慧 / 372
Some Methodological Issu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Semantic Map Model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Language	Chiew Pheng Phua (潘秋平) / 388
Computational Modeling of Chinese Tones	
.....	Shu-Chuan Tseng (曾淑娟) / 416

下 卷

北方話

中古入聲字韻母和聲調異讀在北京話中的變遷

——歷史、現狀及變化趨向和原因	王洪君 / 437
廣西三江縣西南官話的元音格局.....	吳聖雄 江佳璐 / 453

目 錄

山東滕州的聲調變異

——邊界方言的演化動因.....	張瀛月 朱曉農 / 471
甘溝話的狀語從句標記“是”及其來源	張競婷 楊永龍 / 485
泰興方言侯尤韻的歷史演變及歸併類型	顧 默 / 501
Waifs and Strays Brought Home: Edward H. Parker's Early Hánkǒu Colloquialisms	South Coblin (柯蔚南) / 508

吳 語

崇明方言的聲母 hfi 和 fi	王福堂 / 521
語言演變的觀察與思考	
——從蘇州話說起	汪 平 / 529
吳語《山歌》用韻考	張洪年 / 533
論上海話中的一個“回頭音變”	
——兼論由語言接觸激發的音變特點	陳忠敏 / 557
宣州片吳語古並母字的演變及相關問題	謝留文 / 568

閩 語

閩東柘榮方言完成體助詞 li ⁰ 的來源	吳瑞文 / 579
閩、客語“撒，散”義、“舉，挑”義方言詞本字“施，移”、“何（荷）”考釋	徐芳敏 / 596
從儋州話 se ³⁵ （陰平）和 səu ¹¹ （去聲）說起	張惠英 / 623
原始閩南語韻母構擬舉例	郭必之 / 635

粵 語

21世紀香港粵語中的英語借詞	姚玉敏 / 647
《廣東土話文選》所見外來詞研究	游汝傑 / 672
粵語動詞後綴與完句問題.....	鄧思穎 / 686
粵語的動詞後綴“着”	黎奕蓀 錢志安 / 697

其他南方方言

客語傳教士文獻中所見“話”與“講”的語法化與詞彙化.....	江敏華 / 711
古全濁聲母在湘南東安土話中的表現.....	麥耘 / 725
連城（新泉）客家話單字調的聲學測量.....	項夢冰 / 739
南方漢語中的“毒”字.....	潘悟雲 / 751
On Functional Words “ <i>e`</i> / <i>e`</i> (吧)” and “ <i>e`</i> / <i>e'</i> / <i>le`</i> (仔)” in Taiwan Meinong Hakka	Ying-chin Lin (林英津) / 757

漢藏語和其他語言

現代藏語複合名詞的構詞方法.....	江荻 / 787
大崗標話“ <i>a⁴²-VP</i> ”型疑問句的來源	吳福祥 / 805
漢語“水”詞族和維吾爾語的深層對應.....	邢凱 / 815
中國學者的漢藏語研究“夢”	孫宏開 / 830
論土漢語言接觸.....	張軍 / 840
全濁音演變的區域性特徵.....	黃行 / 853
景頗語“存變句式”的性質及其在句式中的地位 ——兼反觀漢語的“有V”句	戴慶廈 / 866
Additional Evidence from <i>Hwunmin Cengum Enhay</i> Explaining Sin Swukcwu's Use of the Letter 𩫑 <f> to Represent the Entering-Tone Coda of the <i>Yào</i> 藥 Rime	Zev Handel (韓哲夫) / 876
Pang Phonology and Vocabulary	Jackson T.-S. Sun (孫天心) / 888

附 錄

丁邦新先生著作目錄	陳貴麟 / 923
後記	/ 930

閩東柘榮方言完成體助詞 li^0 的來源*

中研院 吳瑞文

提 要：本文探討閩東福寧片（北片）柘榮方言中一個重要的功能成分： li^0 。這個成分最主要的語法功能是作為動詞（包括靜態動詞與動態動詞）的詞尾，以此表達體貌範疇中動作完成這一抽象語法意義。從既有的閩東方言語法調查來看，比較詳細的語法描寫集中於閩東侯官片（南片）的福州方言；相對的，閩東福寧片的語法描述及具體分析則較為少見。以完成體標記而言，南片福州方言用的是 $kɔ^0$ 。從完成體的語音形式上看，福州方言的 $kɔ^0$ 與柘榮方言的 li^0 有相當顯著的差異，其語源及語法化途徑值得進行深入的探討。本文的主要目的是：(1) 根據田野調查所得，對柘榮方言完成體標記進行詳細的描述；(2) 利用語音對應規則，追溯柘榮方言完成體標記歷史上的來源；(3) 觀察相關語法現象，尋求柘榮方言完成體標記的語法化軌跡。

關鍵詞：閩東方言 完成體助詞 語法化 比較方法 歷史語言學

1. 前言

本文探討閩東柘榮方言一個重要的功能成分： li^0 。 li^0 這個成分在柘榮方言中最主要的語法功能是作為動詞（包括狀態動詞與動作動詞）的助詞，藉以表達體貌（aspect）範疇中“完成”（perfective）這一抽象語法意義。關於完成體的定義有相當多的說法。比方根據

* 本研究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閩東方言介詞比較研究——方言語法史的觀點”（NSC 101-2410-H-001-091-MY3）的部分研究成果，特此致謝。此外感謝柘榮兩位當地發音人 LXY 與 LZP 在我們進行田野調查時的傾力協助。本文初稿曾於第二十三屆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年會（IACL-23, 2015-8-26-28，首爾，漢陽大學）會議上宣讀。

Comrie (1976: 4、16)，完成體指的是採取外部觀點觀察一個事件，不去分析它的內部結構，也就是把事件本身視為一個整體。朱德熙（1999: 68）認為，漢語的完成體助詞（例如“了”）純粹只表示動作完成與否，與動作發生的時間無關。因此，加上完成體助詞的句子既可以用來指涉已發生的事件，也可以是即將發生甚或假設的情況。

魏培泉（2015: 215~216、229）檢討 Comrie 早先所提出的定義在近代漢語完成體標記的適用性，提出完成體助詞成立的依據是：一個詞只要具備完成體的性質並且在語法上不具備補語的特點，就可以把它稱作完成體助詞；而判斷是否具有這樣的性質的依據最主要是看能否搭配 [- 持續] 動詞且表達有界性。本文接受魏說，既不採取線性序列上位於動詞之後、賓語之前的看法，也不採取語義為主的看法。^① 關於表述完成體這一語法成分的術語，或稱為後綴，或稱為標記，或稱為助詞，為避免混用造成困擾，本文皆以完成體助詞稱之。

有關漢語方言完成體助詞，不論是語音形式或來源都有相當多元而豐富的表現。以下根據朱德熙《語法講義》（1999）及張雙慶主編《動詞的體》（1996）列出普通話及漢語東南方言的完成體助詞（下文將調值及調類都上標）：

- (1) 普通話：了 liau³
- (2) 客語：欸 e⁰、撇 phie³⁵（梅縣）；了 luə⁵¹、撇 phie³⁵（連城）
- (3) 賴語：得 tɛʔ⁰（安義）、矣 i⁴²（泰和）
- (4) 湘語：咖達 ka⁴¹ta²¹（長沙）
- (5) 徽語：著 tɕio⁰（休寧）
- (6) 粵語：咗（香港）
- (7) 吳語：來 lɛ¹¹（湯溪金華）、仔 tsɿ⁰（蘇州）
- (8) 閩南語：去 khw⁵、咧 lə⁰（泉州）；了 liau⁰、好 ho³、去 khw⁰（汕頭）
- (9) 閩東語：咯 y⁰（< 去 khy⁵）、嚟 lɛ⁰（福州）

由以上方言的表現看來，各方言的完成體助詞在形式及語源上大相逕庭，即便是同一種大方言，也有相當分歧的表現。比方以吳語而言，屬於浙南吳語的金華湯溪方言，其完成體助詞來自位移動詞“來” lɛ¹¹（曹志耘，1996），屬於北部吳語的蘇州方言，其完成體助詞 tsɿ⁰ 則來自“著”（Mei, 1979）。又例如在閩語內部，完成體助詞有來自位移動詞的“去”（李如龍，1996；陳澤平，1996）和來自完成動詞的“了”（施其生，1996），同時也存在語源不明的成分。

① 參看魏培泉（2015: 229）的說明及注 45、注 46 引述的諸家說法，篇幅所限，茲不一一列舉。

若進一步把焦點放在閩語的閩東地區，林寒生（2002：115）指出，閩東南北片方言所使用的完成體助詞有所不同：閩東南片（包含寧德）方言是在動詞及形容詞後帶上表示完成體的標記“去了”或者“去”；在有後續的謂詞性成分或小句時，在動詞後多要帶上表完成體的標記“嘞”。閩東北片（寧德除外）則是在動詞及形容詞後帶上表示完成體的標記“了”或“得”；在有後續的謂詞性成分或小句時，在動詞後多要帶上表完成體的標記“嘞”。上述各種完成體成分都讀為輕聲。林寒生（2002）關於閩東方言完成體的描述相當簡單，可起宏觀論述之功，但較缺乏深入細膩之說明，同時也不容易探究個別方言體貌標記語法化的歷程。關於閩東方言完成體助詞的研究，最詳盡的是陳澤平（1992）針對閩東福州話的描述，除了描寫之外，他也已經指出福州話完成體助詞的來源就是“去”。相較於閩東南片方言，閩東北片完成體助詞的現象受到的關注就少得多。有鑑於此，本文根據過去兩年（2014—2015）前往柘榮縣城關雙城鎮進行實際田野調查所得，探究閩東北片柘榮方言完成體助詞的語法現象，作為閩東南片方言乃至於整個閩語及漢語方言的參照。

概括而言，本文的目的是：第一，針對柘榮方言的完成體助詞*li⁰*進行較深入而全面的描寫，並從對比的觀點說明柘榮方言與普通話之間完成體助詞在結構上的異同；第二，探討柘榮方言完成體助詞*li⁰*可能的語源；第三，建構柘榮方言完成體助詞*li⁰*的語法化歷程。

有關本文例句的標寫，首先以國際音標標寫，其次注解每個語詞的意義，最後列出的翻譯供參考。本文例句均標寫調類，而不標注具體調值。如表1所示：

表1 調類與調值對應

古調類	陰平	陽平	陰上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調值	33	11	53	35	23	2	5
調類	1	2	3	5	6	7	8

至於沒有固定調值的輕聲，則一律標為0。調類符號均標寫於最末，同時上標。本文例句的注解皆盡量使用考訂後可靠的本字（語源，etymology）。本字尚不清楚的則以[X]方式標注，以說明其音字關係並不相符。此外，凡遇到功能成分，則以英文縮寫為之，如：*FP*=句末助詞、*FP_Q*=句末疑問助詞、*NomiM*=名量詞、*PER*=完成體助詞、*VerbM*=動量詞。

本文的架構如下：第1節前言；第2節描寫柘榮方言助詞*li⁰*在句法上的結構與分布；第3節說明柘榮方言*li⁰*的語源；第4節說明柘榮方言*li⁰*的語法化過程；第5節為結語。

2. 柘榮方言完成體助詞*li⁰*在句法上的結構與分布

柘榮方言的完成體助詞*li⁰*是一個語義內涵虛而語法功能強的成分。在語音上，*li⁰*作為

完成體助詞時永遠讀為輕聲，在語流中的聲調往往是高平調 55。由於 li⁰ 讀為輕聲，所以在線性序列上位於它之前的謂詞或謂詞詞組成分都保持為不變調的本調讀法。例如：

搶 tshiong ⁵³	tshiong ^{53>55} tsien ¹¹	搶錢
	tshiong ^{53>53} li ⁵⁵	搶 PER（搶了）

下文將會看到讀為輕聲與否，與 li⁰ 的語法化程度有關。本節我們利用不同的動詞下位分類來觀察完成體助詞 li⁰ 與各種動詞及動詞詞組的結合關係。

2.1 完成體助詞與不及物動作動詞

柘榮方言完成體助詞 li⁰ 在與不帶任何賓語或補語的動作動詞結合時，都位於該動詞之後。例句如下：

- (1) a¹ xai³ au² li⁰ ls⁰.
阿 海 嚟 PER FP (阿海哭了。)
- (2) tseu³ pue¹ li⁰ ls⁰.
鳥 飛 PER FP (鳥飛走了。)
- (3) i¹ kε² khein³ tsau³ li⁰ ls⁰.
伊 其 犬 走 PER FP (他的狗跑了。)
- (4) i¹ nøŋ² i³ kin¹ khun⁵ li⁰ ls⁰.
伊 農 已 經 眇 PER FP (他們已經睡了。)
- (5) a¹ tsuo¹ suo²?⁷ maj² tsiu⁶ kau⁵ li⁰ ls⁰.
阿 珠 昨 冥 就 [到] PER FP (阿珠昨天就到了。)

2.2 完成體助詞與及物動作動詞

柘榮的完成體助詞 li⁰ 在與及物性的動詞結合時，若該及物動詞帶着賓語，則該賓語必須放到動詞之前。請看以下例句：

- (6) a. ηua³ puon⁶ tshia²?⁸ li⁰ ls⁰.
我 飯 食 PER FP
- b. *ηua³ tshia²?⁸ li⁰ puon⁶ ls⁰.
我 食 PER 飯 FP (我吃了早飯了。)

根據以上例句，普通話中“我吃了早飯了”這類的句子，在柘榮方言中必須把賓語飯 *puoŋ⁶*（“早飯”）^① 提到主語之後，主要動詞之前，形成（6a）這類 [NP1-NP2-V-PER-FP] 的結構。此時完成體助詞 *li⁰* 與主要動詞在線性序列上也會緊密相連。相對的，如果把完成體助詞 *li⁰* 直接放在主要動語與賓語之間如（6b），則會形成不合法或生硬的句子。倘若句子中已經有其他成分把賓語提前（例如表示處置的介詞），則完成體 *li⁰* 也就自然地放在主要動詞之後。請看以下例句：

- 7a. a¹ tsuo¹ puoŋ¹ hoŋ¹ kai³ li⁰ lɔ⁰.
阿 珠 分 薰 解 PER FP
b. a¹ tsuo¹ hoŋ¹ kai³ li⁰ lɔ⁰.
阿 珠 薰 解 PER FP
c. *a¹ tsuo¹ kai³ li⁰ hoŋ¹ lɔ⁰.
阿 珠 解 PER 薰 FP (阿珠把菸戒了。)

以上（7a）為 [NP1-PREP-NP2-VP-PER-FP] 結構，帶處置介詞 *puoŋ¹*（分）^②；（7b）為 [主題 - 評述] 結構 (NP1=NP2-VP-PER-FP)，以上兩句的完成體助詞 *li⁰* 都緊密地附著於主要動詞之後。反之，柘榮方言完成體助詞 *li⁰* 不能中插於主要動詞和賓語之間，換句話說，柘榮方言不允許“阿珠戒了菸了”（即 7c）這類結構。

2.3 完成體助詞與狀態動詞

狀態動詞屬於不及物動詞的一類，就語義而言，狀態動詞用來表達人、事、物達到某個情況或狀態。柘榮的完成體助詞 *li⁰* 在與狀態動詞結合時，其位置是在動詞之後。當狀態動詞後加完成體助詞 *li⁰* 時，其所表達的意義是該狀態動詞已經完成或實現。例句如下：

- (8) tsha² tshiu⁵ ɳye² oŋ² li⁰ lɔ⁰.
樵 樹 篓 紅 PER FP (樹葉紅了。)
(9) a¹ hai³ tsui⁵ li⁰ lɔ⁰.
阿 海 醉 PER FP (阿海醉了。)
(10) i¹ lion³ mai⁵ li⁰ lɔ⁰.
衣 裳 [破] PER FP (衣服破掉了。)

① 在閩東北片方言中，普遍地用飯 [puoŋ⁶] 來特指“早飯”，與閩東南片方言及其他閩語有所不同。關於這個現象的詳細討論可參看吳瑞文（2011）。

② 關於柘榮方言處置介詞的語源，請參看吳瑞文（2015）。

- (11) i¹ paŋ⁶ li⁰ lɔ⁰.
伊 病 PER FP (他生病了。)
- (12) thieŋ¹ kuon¹ li⁰ lɔ⁰.
天 光 PER FP (天亮了。)

根據以上例句，柘榮方言完成體助詞 li⁰ 在狀態動詞之後，在線性序列上與不及物的動作動詞是一致的。

2.4 完成體助詞與雙賓語動詞

柘榮方言完成體助詞 li⁰ 在與雙賓語動詞（送、給、租、借）結合時，其線性序列的位置是在間接賓語之後，形成〔NP1-PREP-NP2_{DO}-VP-NP3_{IO}-PER-FP〕的結構。例如：

- (13) a¹ xai³ puon¹ tsieŋ² tsyɛk⁷ khyk⁷ a¹ tsuo¹ li⁰ lɔ⁰.
阿 海 分 錢 借 乞 阿 珠 PER FP
(阿海把錢借給阿珠了。)
- (14) a¹ po³ puon¹ tsieŋ² khyk⁷ ɿua³ li⁰ lɔ⁰.
阿 寶 分 錢 乞 我 PER FP (阿寶把錢給我了。)

若不出現介詞的情況下，還可以利用〔主題 - 評論〕的方式將直接賓語放到句首主題的位置，構成〔NP1_{DO}=NP2-VP-NP3_{IO}-PER-FP〕這類句子。例如：

- (15) tshuo⁷ ɿua³ tsu¹ khyk⁷ a¹ po³ li⁰ lɔ⁰.
房 我 租 乞 阿 寶 PER FP (房子我租給阿明了。)
- (16) siŋ⁵ a¹ tsuo¹ tɔ² khyɛ⁵ khyk⁷ a¹ miŋ² li⁰ lɔ⁰.
信 阿 珠 [拿] 去 乞 阿 明 PER FP
(信阿珠拿去給阿明了。)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句中的動詞詞組是單音節（給）還是雙音節（借給、租給），完成體助詞 li⁰ 都不與例句之主要動詞詞組緊密相連。換句話說，柘榮方言不允許類似普通話“送給了他了 / 紿給了他了”這類結構，而只能說“送給他了 / 紿給他了”。

2.5 完成體助詞與述補結構

柘榮方言完成體助詞 li⁰ 在與述補結構結合時，其線性序列的位置是在整個述補結構的最後。在柘榮方言中，述補結構雖然由述語及其主語構成，但常常被視為一個緊密的成分，

相當於一個動詞。述補結構根據補語的性質可以區分為：結果補語、趨向補語、可能補語、程度補語、時空補語等。^①其中與完成體助詞共現的主要結果補語及趨向補語，本節將以這兩種補語與 li⁰ 的結合限制為主要觀察重點。

首先來觀察帶結果補語的述補結構。柘榮方言的例句如下：

- (17) ɳua³ i¹ lion³ sɛ³ thak⁷ li⁰ lɔ⁰.
我 衣 裳 洗 褐 PER FP (我衣服洗乾淨了。)
- (18) ny³ tsei⁷ sia³ tsho⁵ li⁰ lɔ⁰.
汝 字 寫 錯 PER FP (你字寫錯了。)
- (19) i¹ ke² tshuo⁷ khia⁶ xo³ li⁰ lɔ⁰.
伊 其 戍 待 好 PER FP (他的房子蓋好了。)

根據以上例句，完成體助詞 li⁰ 都位於整個述補結構之後。就我們調查所得，完成體助詞 li⁰ 不能中插於述語和補語之間，亦即不能有 [sɛ³ li⁰ thak⁷] (洗 -PER- 褐)、[sia³ li⁰ tsho⁵] (寫 -PER- 錯) 或 [khia⁶ li⁰ xo³] (倚 -PER- 好) 這種結構。

柘榮的完成體助詞 li⁰ 在與帶趨向補語的述補結構（如出去 / 出來、進去 / 進來、上去 / 上來、下去 / 下來、回去 / 回來、過去 / 過來）結合時，其位置會在整個述補結構之後。例句如下：

- (20) a¹ xai³ ɳja⁶ khyɛ⁵ li⁰ lɔ⁰.
阿 海 外 去 PER FP (阿海出去了)
- (21) i¹ ke² kie¹ tsau³ ɳja⁶ khyɛ⁵ li⁰ lɔ⁰.
伊 其 雞 走 外 去 PER FP (他的雞跑出去了。)
- (22) a¹ tsuo¹ tɔ³ khyɛ⁵ li⁰ mue^{6?} a¹ tsuo¹ tɔ³ khyɛ⁵ li⁰ lɔ⁰.
阿 珠 倒 去 PER FP_Q 阿 珠 倒 去 PER FP
(阿珠回去了沒？阿珠回去了。)

以上是以“去” khyɛ⁵ 為補語的述補結構，可以與完成體助詞 li⁰ 自由地結合。值得注意的是，柘榮方言中以“來” li² 為補語的述補結構，在與完成體助詞 li⁰ 搭配時，只會出現輕聲

^① 以上根據朱德熙（1999）的分類，請留意我們將朱文中所謂以“到”為補語的述補結構稱為時空補語，這是因為“X-到”多以處所及時間為其賓語，例如：走到郵局、談到半夜。但這個結構也可以加一般賓語，比如“撿到貝殼”。稱為時空補語只為指涉方便。

的 li^0 ，原先補語的 li^2 會被刪略。例如：

(23) $a^1 tsuo^1 \etaja^6 (*li^2) li^0 lo^0.$

阿珠 外 來 PER FP (阿珠出來了。)

(24) $i^1 ke^2 kie^1 tsau^3 \etaja^6 (*li^2) li^0 lo^0.$

伊其 雞 走 外 來 PER FP (他的雞跑出來了。)

(25) $a^1 tsuo^1 to^3 (*li^2) li^0 mue^6? a^1 tsuo^1 to^3 (*li^2) li^0 lo^0.$

阿珠 倒 來 PER FP_Q 阿珠 倒 來 PER FP

(阿珠回來了沒？阿珠回來了。)

在以上例句中，在趨向補語結構中，表示朝向說話者移動的“來” li^2 都不與完成體助詞 li^0 共現；至於表示離開說話者的“去” $khye^5$ 則沒有類似現象。這個現象與完成體助詞的來源及語法化過程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下文將進一步討論。

2.6 完成體助詞與複雜體詞

柘榮的完成體助詞 li^0 在與述賓結構結合時，若賓語為帶有數量詞（NomiP）或時間詞的複雜體詞，則會形成 [NP1+NP2+VP+PER+NomiCP] 的結構。例如：

(26) $ny^3 maŋ^5 tshiak^8 li^0 kui^3 uaŋ^3?$

汝 [飯] 食 PER 幾 NomiC (你吃了幾碗飯？)

$\etaua^3 maŋ^5 tshiak^8 li^0 laŋ^6 uaŋ^3.$

我 [飯] 食 PER 兩 NomiC (我吃了兩碗飯。)

(27) $i^1 i^3 kin^1 paŋ^6 li^0 saŋ^1 køŋ^1 lo^0.$

伊 已 經 病 PER 三 DuraP FP (他已經病了三天了。)

同樣的，若句子中帶有動量結構（Verbal Classifier），完成體助詞 li^0 也是居於動詞與動量詞之間。

(28) $tsia^1 puoŋ^3 tsy^1 i^1 thøk^8 li^0 saŋ^1 pien^5 lo^0.$

者 本 書 伊 讀 PER 三 遍 FP (這本書他讀了三遍了。)

就帶有名量詞或動量詞的複雜體詞而言，柘榮方言的行為與普通話是一致的，也就是完成體助詞可以中插於動詞與名量詞或動量詞之間。相較於臺灣閩南語，完成體助詞 $aʔ^0$ 就不

能放在動詞與名量 / 動量結構之間。例如 gua² pj⁶ tsia⁷ a?⁰ nj⁶ ua³（我飯吃矣兩碗，我飯吃了兩碗）或 hit⁷ pun² tshe⁷ i¹ thak⁸ a?⁰ sa¹ pai³（許本冊伊讀矣三擺，那本冊他讀了三次）這類句子在臺灣閩南語中是不被接受的。

2.7 完成體助詞與連謂結構

根據朱德熙（1999：160）的定義，連謂結構是指謂詞或謂詞結構連用的格式，例如“去看病、走出去看看、想辦法通知他”等等。柘榮方言完成體助詞 li⁰ 在連謂結構中的位置，是在第一個謂詞或謂詞結構內。基本原則是依照謂語結構的不同而有差異。例句如下：

(29) ηua³ tau⁵ tshiak⁸ li⁰ tsiu⁶ ηia⁶ khyε⁵ lo⁰.

我 畫 食 PER 就 外 去 FP (我吃了午飯就出門了。)

(30) a¹ tsuo¹ i¹ lion³ se² thak⁷ li⁰ tsiu⁶ to² khyε⁵ phuk⁸ lo⁰.

阿珠 衣 裳 洗 褥 PER 就 [拿] 去 曝 FP

(阿珠衣服洗乾淨了就拿去曬了。)

(31) i¹ lion³ mai⁵ li⁰ oi⁵ to² khyε⁵ puo³.

衣 裳 [破] PER 愛 [拿] 去 補 (衣服破了要拿去補。)

(32) a¹ xai³ sia³ li⁰ ηu⁶ kəŋ¹ tsiaŋ⁵ sia³ xo³.

阿海 寫 PER 五 [天] 正 寫 好 (阿海寫了五天才寫好。)

除此之外，當連謂結構中的第一個動詞是雙賓語動詞時，則不會出現完成體助詞 li⁰。

例如：

(33) a¹ po³ puoiŋ¹ tsieŋ² khyk⁷ ηua³ tsiu⁶ ηia⁶ khyε⁵ lo⁰.

阿 寶 分 錢 乞 我 就 外 去 PER FP

(阿寶把錢給了我之後就出門了。)

跟其他連謂結構的表現比較起來，我們推測以上例句仍然存在一個完成體助詞，只是這個助詞沒有具體的語音形式。

2.8 小結

根據以上我們對柘榮方言完成體助詞 li⁰ 的描寫，li⁰ 在柘榮方言句式結構中的分布如表 2 所示（表 2 同時列出臺灣閩南語的完成體助詞“a?⁰”和普通話的“了”le⁰作為參照）：

表 2 柘榮、臺灣及普通話完成體助詞的結構分布

	動詞類型				動詞詞組類型	
	及物動詞	不及物動詞	狀態動詞	雙賓動詞	述補結構	複雜體詞
例句	吃了飯	他哭了	天亮了	把錢給了他*	洗乾淨了	吃了兩碗 讀了兩遍
柘榮	NP _o -V-li ⁰	NP _s -V-li ⁰	NP _s -V-li ⁰	PP-V-NP _{io} -li ⁰	VC-li ⁰	V-li ⁰ -NomiMC V-li ⁰ -VerbMC
臺灣	NP _o -V-aʔ ⁰	NP _s -V-aʔ ⁰	NP _s -V-aʔ ⁰	PP-V-NP _{io} -aʔ ⁰	VC-aʔ ⁰	V-NomiMC-aʔ ⁰ V-VerbMC-aʔ ⁰
普通話	V-了-NP _o	NP _s -V-了	NP _s -V-了	PP-V-了-NP _{io}	VC-了	V-了-NomiMC V-了-VerbMC

* 普通話“把錢給了他”中的“了”是完成體助詞，間接賓語“他”之後還可以再加上一個表新情況的“了”，構成“把錢給了他了”。

根據表 2，我們可以發現：

第一，在及物動詞、不及物動詞和狀態動詞這些動詞類型上，閩東語柘榮方言的 li⁰、臺灣閩南語的 aʔ⁰ 和普通話的“了” le⁰ 都與它們緊密相連。但從結構的觀點看來，屬於閩語的柘榮及臺灣是將賓語提前，形成所謂受事主語句，進而使完成體助詞黏附於動詞之後；普通話則是直接將完成體“了” le⁰ 中插在動詞和賓語之間。

第二，在雙賓動詞方面，兩種閩語的完成體助詞都位於間接賓語之後；普通話則是將完成體助詞中插在動詞和間接賓語之間。

第三，就述補結構而言，兩種閩語和普通話都是將完成體助詞直接放在述補結構之後。這個現象顯示述補結構不論是在語法功能或者線性序列上都被視為一個完整的動詞。

第四，就複雜體詞而言，閩東柘榮方言和普通話有一致的表現，也就是將完成體助詞中插在動詞與數量結構（包括名量與動量）之間。臺灣閩南語則是將完成體 aʔ⁰ 放在數量結構之後。柘榮方言完成體助詞 li⁰ 中插於動詞與數量結構之間的現象，可能是受普通話“了” le⁰ 的影響使然。

3. 由音韻上論證柘榮方言 li⁰ 的語源

本節根據閩東語與中古音韻系統之對應關係，論證閩東語柘榮方言完成體助詞的語源 (etymology)。柘榮方言完成體助詞由於是個語法功能詞，聲調都讀為輕聲，因此探討語源時，可用的線索只有聲母與韻母。就聲母與韻母的表現上來看，我們認為柘榮方言完成體助詞 li⁰ 的語源是“來”。來，洛哀切，行來之來，蟹攝一等咍韻平聲來母字。就音韻對應而言，閩東語的蟹攝一等開口字絕大多數對應為 -ai 或 -oi，但有若干同源詞讀為前高元音 -i。同源詞例如下（以下列出柘榮、寧德、福州及福清四個閩東語，同時放入閩南語的泉州與漳州參考）：

表3 閩東語及閩南語蟹攝開口一等咍韻同源詞表

		柘榮	寧德	福州	福清	泉州	漳州
對應1	菜	tshai ⁵	tshai ⁵				
	栽	tsai ¹	tsai ⁵				
	海	xai ³	hai ³	hai ³	hai ³	hai ³	hai ³
對應2	災	tsoi ¹	—	—	tsoi ¹	tsɔ ¹	tse ¹
	袋	toi ⁶	tɔi ⁶	tɔy ⁶	toi ⁶	tɔ ⁵	te ⁶
	愛	oi ⁵	ɔi ⁵	øy ⁵	oi ⁵	ai ⁵ 韻！	ai ⁵ 韵！
對應3	來	li ²	lei ²	li ²	li ²	lai ² 韵！	lai ² 韵！
	鰱	tshi ¹	tshi ¹				
	苔	thi ²	thei ²	thi ²	thi ²	thi ²	thi ¹

从表3中可以看到，蟹攝開口一等咍韻字在閩東語及閩南語中都有3種規則對應，一類是-ai（對應1），一類是-oi/-ɔi/-ə/-e（對應2），另一類是-i/-ei（對應3）。在Norman（1981）的原始閩語韻母構擬中，對應1來自原始閩語的^{*}-ɔi；對應2來自原始閩語的^{*}-oi；對應3則來自原始閩語的^{*}-i。同時，Norman（1981：42）已經提到，^{*}-ɔi韻母與^{*}-i韻母之間存在某種轉換（alternate）關係，以“來”字而言，閩南語來自^{*}-ɔi，閩東語則來自^{*}-i。

從中古音系的角度而言，蟹攝開口一等咍韻字在閩東語中可以看出三個明顯的音韻層次，轄字也相當分明。同樣的，閩南語也可以離析出三個音韻層次，轄字也相對固定。然而，把閩東語和閩南語拿來比較，就會顯露出若干同源詞在音讀走向上的不一致。比方表示“喜歡”或“想要”的動詞“愛”，在閩東語屬於對應2，在閩南語屬於對應1；同樣的，位移動詞“來”，在閩東語屬於對應3，在閩南語則屬於對應1。由此看來，Norman所說^{*}-ɔi韻母與^{*}-i韻母之間的轉換關係，不妨理解為不同音韻層次落實於個別詞語上的競爭關係，由於在個別次方言內部不同對應的或勝或負，造成本質上出於同源的詞語有不同語音形式。總而言之，將柘榮方言完成體助詞的語源認定為咍韻一等的“來”字，就音韻對應而言是沒有疑問的。

4. 柘榮方言完成體助詞*li⁰*的語法化

漢語方言中的體貌助詞基本上都是由原先的動詞經由各種語法化途徑發展而來。就語法化而言，發展出語法功能較強的成分後，原先的實詞往往還存在於該語言中，造成新舊並陳的現象。因此，在共時的平面上往往可以看到同一個成分處於不同程度的語法化階段，這就是語法化單向性演變中常見的“並存”（layering）。“並存”現象是我們探索語法功能詞語法化的重要窗口，正是經由這個窗口，我們才得以尋繹出某個語法成分由實變虛的具體過程。（參看Hopper and Traugott原著，張麗麗譯，2013）

在柘榮方言中，我們可以清楚觀察到“來” li^2 具備實質動詞義、趨向補語、狀態改變補語及完成體助詞等多重的語法功能，以下將一一說明，進而描述其語法化的過程。

首先，在柘榮方言中，“來” li^2 作為位移動詞，與“去” $khye^5$ 相對，表示朝說話者所在的位置移動。例如：

- (34) $a^1 tsuo^1 li^2 tsai^5 ioŋ^2 si^5 nieŋ^2 lo^0.$
阿珠來柘榮四年 FP (阿珠來柘榮四年了。)
- (35) $a^1 xai^3 kɔŋ^3 i^1 η^6 li^2 lo^0.$
阿海講伊[不]來 FP (阿海說他不來了。)

其次，“來” li^2 作為趨向補語，與“去”相對，表示經由主要動詞的動作，某物主動或被動地朝說話者所在的位置移動。例如：

- (36) $a^1 xai^3 puoŋ^1 tsy^1 tɔ^2 li^2 lo^0.$
阿海分書[拿]來 FP (阿海把書拿來了。)
- (37) $puoŋ^1 tsien^2 tɔ^2 ηia^6 li^2!$
分錢[拿]外來 (把錢拿出來！)
- (38) $thoŋ^2 pa^2 sioŋ^6 li^2 lo^0.$
蟲爬上升來 FP (蟲爬上來了。)

再者，柘榮方言中的“來” li^2 和“去” $khye^5$ 都可以作為某些狀態動詞的補語，用來表示動詞狀態改變之實現。值得注意的是，“來” li^2 和“去” $khye^5$ 在柘榮方言中與狀態動詞結合時，仍具備較實質的語義內涵。表4根據實際調查所得，列舉“醒/暈、肥/衰、活/死”等六個詞語，觀察它們與“來/去”的結合。

表4 三組狀態動詞與補語“來”“去”的搭配關係

		NP-VP-li ⁰ /li ² -FP	NP-VP-khye ⁵ /khye ⁰ -FP
A1	tshan ³ 醒	$i^1 tshan^3 li^2 lo^0$ 他醒來了	$*i^1 tshan^3 khye^5 lo^0$ 他醒去了
A2	xun ⁶ 暈	$*i^1 xun^6 li^2 lo^0$ 他暈來了	$i^1 xun^6 khye^5 lo^0$ 他暈去了
B1	pui ² 肥 _胖	$i^1 pui^2 li^2 lo^0$ 他胖來了	$*i^1 pui^2 khye^5 lo^0$ 他胖去了
B2	soi ¹ 衰 _瘦	$*i^1 soi^1 li^2 lo^0$ 他瘦來了	$i^1 soi^1 khye^5 lo^0$ 他瘦去了
C1	uak ⁸ 活	$i^1 uak^8 li^2 lo^0$ 他活來了	$*i^1 uak^8 khye^5 lo^0$ 他活去了
C2	si ³ 死	$i^1 si^3 li^2 lo^0$ 他死來了	$i^1 si^3 khye^5 lo^0$ 他死去了

表 4 中的詞語分為 A、B、C 三組，每組內部分別是意義相反的狀態動詞。根據表 4 可以發現：

第一，A1 醒、B1 肥只與“來”結合，A2 壓、B2 衰只與“去”結合，這樣的結合限制相當具有啟發性。就語義內涵而言，壓、衰是負面消極的語詞，“去”的原始內涵為“去除”或“離去”，作為狀態動詞的補語說明動作之事態往消極面發展。相形之下，“醒、肥、活”是較為正面積極的語詞，在柘榮方言中便利用語義上與“去”相反的“來”作為補語，說明動作之事態往積極面發展。由此看來，柘榮方言中“醒來、肥來、活來”與“壓去、衰去”等詞具備語義上的搭配關係，這顯示上述語詞就內部結構而言是狀態動詞加上補語的述補結構。

第二，至於與“活”相對的“死”，既可以加“去”，也可以加“來”，我們推測這裏的 li^0 已經純粹是個完成體助詞，不再具備事態往積極面發展的補語內涵。

第三，從聲調的表現來看，作為狀態補語使用的“來”或“去”都有維持原調 $li^2/khye^5$ 及讀為輕聲 $li^0/khye^0$ 兩可的讀法。這顯示不論是“來”或“去”在與狀態動詞結合時，其實都存在進一步發展為完成體助詞的潛在可能；特別是就語義內涵而言，狀態改變一旦實現，其意義就是狀態動詞的完成。這正是補語“來 / 去”能夠發展為完成體助詞的基礎。只是由於經濟性原則，柘榮方言最終選擇了“來” li^0 作為語法系統中唯一的完成體助詞。

綜合以上對柘榮方言“來”及相關成分的描述，“來” li^2 的語法功能包括：(1) 位移動詞；(2) 趨向補語；(3) 狀態改變補語以及(4) 完成體助詞。這些或實或虛的功能在共時平面上並存，並顯示其語法化的途徑如下：

語法化途徑	$來_{\text{位移動詞}}$	\rightarrow	$來_{\text{趨向補語}}$	\rightarrow	$來_{\text{狀態改變補語}}$	\rightarrow	$來_{\text{完成體助詞}}$
語音形式	li^2		li^2		$li^2 \sim li^0$		li^0

以上途徑顯示“來”由位移動詞發展為趨向補語，狀態改變補語以及完成體助詞。我們認為，位移動詞演變為完成體助詞的關鍵在於狀態補語，其理由可以從兩方面申說。第一，就語義而言，一旦位移動詞在狀態補語位置上獲得指涉“動作完成”的語法功能，之後進一步把這個成分附加在非狀態動詞的動作動詞之後，便成為相當於普通話 le^0 “了”₁的完成體助詞。第二，柘榮方言的“來” li^2 作為位移動詞及趨向補語都讀為原來的陽平調，作為完成體助詞則讀為輕聲調 li^0 ；但作為狀態改變補語則是陽平調與輕聲調兩可。就“來”而言，其聲調形式由陽平到輕聲，正顯示語義逐步虛化的過程中，語音形式也隨之弱化，弱化的方式是喪失固有調值，轉變為不具獨立性的輕聲。

在建立以上柘榮方言完成體助詞“來” li^0 的語法化演變之後，我們可以回頭解釋之前

的一個疑問，那就是柘榮方言中帶趨向補語的動詞組與完成體助詞 li^0 結合時的不平行關係。具體的例子如下：

- (39) $a^1 tsuo^1 \eta jia^6 khye^5 li^0 li^0.$
阿珠外去 PER FP (阿珠出去了。)
- (40) $a^1 tsuo^1 \eta jia^6 (*li^2) li^0 li^0.$
阿珠外來 PER FP (阿珠出來了。)

就構詞方式而言，“外去” $\eta jia^6 khye^5$ （出去）與“外來” $\eta jia^6 li^2$ （出來）是由位移動詞“外” ηjia^6 加上趨向補語“去/來”造出來的述補結構。在以上例句中，“外去” $\eta jia^6 khye^5$ 可以接完成體助詞 li^0 ，如(39)。至於“外來” $\eta jia^6 li^2$ ，則只有一個完成體助詞 li^0 ，如(40)。

以上情況並不限於“外去” $\eta jia^6 khye^5$ /“外來” $\eta jia^6 li^2$ 。凡帶有趨向補語“來/去”的述補結構都有平行的表現（請見表5）。

表5 柘榮方言完成體助詞 li^0 與“V-來/去”的搭配關係

	進去	進來	出去	出來	過去	過來
原形	$tie^3 khye^5$	$tie^3 li^2$	$\eta jia^6 khye^5$	$\eta jia^6 li^2$	$kuo^5 khye^5$	$kuo^5 li^2$
加完成體	$tie^3 khye^5 li^0$	$tie^3 li^0$	$\eta jia^6 khye^5 li^0$	$\eta jia^6 li^0$	$kuo^5 khye^5 li^0$	$kuo^5 li^0$
	上去	上來	下去	下來	回去	回來
原形	$sion^6 khye^5$	$sion^6 li^2$	$a^6 khye^5$	$a^6 li^2$	$tɔ^3 khye^5$	$tɔ^3 li^2$
加完成體	$sion^6 khye^5 li^0$	$sion^6 li^0$	$a^6 khye^5 li^0$	$a^6 li^0$	$tɔ^3 khye^5 li^0$	$tɔ^3 li^0$

帶有趨向補語“來/去”的述補結構加上完成體助詞 li^0 之所以有不平行的表現，是因為完成體助詞 li^0 的語源正是“來” li^2 。簡言之，由於趨向補語成分 li^2 經由前述語法化途徑發展為表完成體的助詞 li^0 ，當這兩個成分同時出現的時候，趨向補語和完成體助詞聲母韻母同形，僅有聲調讀本調或輕聲之別，在語音上進行合併，融合為一個帶輕聲的簡單形式。也就是：

$$X-li^2 li^0 > X-li^0$$

趙元任（1994：133~134）將這個現象稱為“重複音省略法”（haplology），具體的例子是普通話的“了”。普通話作為語法功能詞的“了”可以區分為完成體助詞“了”（了₁）

及表示新情況出現的句末助詞“了”（了₂）。在“張三笑了”這個句子中，若指張三剛才笑了，而笑的動作現在已經完成，則這個句子的結構是“張三笑₁了₂”，完成體助詞“了₁”說明笑的動作完成；句末助詞（了₂）說明這是個新情況。換句話說，“張三笑了”中的“了”是兩個語法功能不同但語音形式相同的成分進行融合的結果。（參看朱德熙，1999：209~210）

5. 結語

本文針對柘榮方言完成體助詞 li^0 進行全面的描寫與結構分析，進一步考證了 li^0 的語源，從而說明其語法化歷程。本文獲致的結論如下。

第一，柘榮方言的完成體助詞 li^0 是一個後綴成分，往往與謂語動詞緊密相連。當謂語動詞屬於不及物動詞及狀態動詞時， li^0 都緊接在謂語動詞之後。當謂語動詞是及物動詞時，則會促使該及物動詞之賓語移動至句首，此時 li^0 仍然會緊接在謂語動詞之後。當謂語動詞是一個帶結果補語或趨向補語的述補結構時，則出現在補語之後。再者，在連謂結構中，柘榮方言容許[NP-VP1- li^0 -VP2]這類組合，相當於普通話“飯吃了就走”。就比較的觀點而言，柘榮方言 li^0 在連謂結構的表現已經趨近於普通話的“了” le^0 ，與多數閩語不同。

第二，關於柘榮方言完成體助詞 li^0 的語源，本文從音韻規則對應著手，證明柘榮方言的完成體助詞 li^0 正是蟹攝開口一等咍韻洛哀切的“來”。

第三，本文從 li^2/li^0 在柘榮方言內部的多重語法功能著手，建立位移動詞“來” li^2 語法化為完成體助詞 li^0 的過程。其具體發展如下：

語法化途徑	來 _{位移動詞}	→	來 _{趨向補語}	→	來 _{狀態改變補語}	→	來 _{完成體助詞}
語音形式	li^2		li^2		$li^2 \sim li^0$		li^0

吳福祥（1996：309~310）早已指出，根據漢語書面文獻的發展，位移動詞“來”由趨向動詞轉化為表示動作實現或完成的動態助詞，係於中晚唐左右完成。例如（以下例句皆根據吳福祥，1996）：

賦來詩句無閒話，老去官班未在朝。（張籍《贈王秘書》）

生計拋來詩是業，家園忘卻酒為鄉。（白居易《送蕭處士游黔南》）

一一君親眼見來，由不悟無常拋暗號。（《敦煌變文集》，669）

“來”的語法化過程為“獨立動詞→連動式中後一動詞→趨向補語→結果補語→動態

助詞”。大體而言，柘榮方言“來”的語法化與書面文獻的發展若合符節。值得留意的是，現代漢語方言可以提供語音上的信息，我們除了可以透過多重語法功能來探究語法化的軌跡，也可以經由語音弱化來佐證諸多功能之間彼此的先後關係。總的來說，結合漢語文獻描寫和現代方言調查，進而相互參照，可以讓我們在從事語法化研究及歷史發展時有更全面而細膩的掌握。

從宏觀的角度而言，閩語的完成體助詞在來源上至少有兩類：第一類是由完結義動詞“已”（“矣”）（例如閩南語 a^0 ）發展出來；第二類則是由“去”（福州 ko^0 、寧德 khy^0 ）發展出來。本文初步發現閩東柘榮方言的完成體助詞，乃是從“來”語法化而來，與“去”同屬位移動詞而語義相反。因此，上述閩語第二類完成體助詞的來源可以概括為由位移動詞發展而來。這是我們對現代閩語完成體助詞來源的初步看法。至於不同成分之間彼此的關係及其歷史意義，又或者閩語的完成體助詞有沒有其他的來源？這些都將是往後進一步探討的課題。

參考文獻

- 曹志耘：《金華湯溪方言的體》，收錄於張雙慶編《動詞的體》，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1996。
- 陳澤平：《福州方言動詞的體和貌》，收錄於張雙慶編《動詞的體》，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1996。
- 陳澤平：《試論完成貌助詞“去”》，《中國語文》1992年第2期。
- 李如龍：《泉州方言的體》，收錄於張雙慶編《動詞的體》，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1996。
- 林寒生：《閩東方言詞彙語法研究》，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2。
- Paul J. Hopper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語法化》（第二版），張麗麗譯，臺北：中研院語言學研究所，2013。
- 施其生：《汕頭方言的體》，收錄於張雙慶編《動詞的體》，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1996。
- 魏培泉：《古漢語時體標記的語序類型與演變》，《語言暨語言學》2015年第16（2）期。
- 吳福祥：《敦煌變文語法研究》，長沙：岳麓書社，1996。
- 吳瑞文：《論閩東霞浦方言 $mang^2 nau^5$ “飯”的來歷及相關問題》，《中國語言學集刊》2011年第4（2）期。

吳瑞文：《閩東北片方言兩種處置式介詞的來源及其語法化》，吳福祥、汪國勝主編《語法化與語法研究（七）》，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楊秀芳：《臺灣閩南語語法稿》，臺北：大安出版社，1991。

張雙慶編《動詞的體》，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1996。

朱德熙：《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Comrie, Bernard. 1976. *Aspec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Verbal Aspect and Related Problem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ei, Tsu-lin. 1979. The Etymology of the Aspect Marker *Tsi* in the Wu Dialect.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7.

Norman, Jerry. 1981. The Proto-Min Final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Section). Taipei: Academia Sinica.